

古龙著

古龍

紅樓夢

上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7247.58 03043
112
11

红 尘 玉 娃

(上)

古 龙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

红 尘 玉 娃
古 龙 著

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7 印张 40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 宁夏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27-01401-0/I · 415
定价:19.80 元(上、下册)

目 录

第一章	阴沟里翻船	(1)
第二章	红姑飘香	(31)
第三章	神秘金盒	(54)
第四章	楚江钓翁	(73)
第五章	落难水寨	(102)
第六章	飞燕惊龙	(132)
第七章	赤龙玉牌	(163)
第八章	鹬蚌相争	(179)
第九章	酒坛子	(194)
第十章	红娘拉线	(220)
第十一章	宝物失窃	(244)
第十二章	钟馗捉妖	(269)
第十三章	万狐阵	(300)
第十四章	棋逢敌手	(330)
第十五章	黑寡妇	(358)
第十六章	神秘山庄	(384)
第十七章	武林奇人	(409)
第十八章	江湖三丑	(448)
第十九章	北极奇光	(479)
第二〇章	情丝难断	(511)

(下)

第十二章 钟馗捉妖

当夜，胡仙城镇的中心，高打起一座法台，台上设有法坛，坛上放着朱砂新笔黄钱，蜡烛高烧。

龙虎山的那位老道，人称为魔法师，他高坐在法台上，左手蹈诀，右手持桃木剑，连烧三道灵符，剑向桌上一拍道：“妖狐不到，更待何时！”

当夜天气阴沉，对面不见人，魔法师披头散发，坐在台上，眼里泛出碧绿的光芒，加以焚符震剑，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和威严。

潜伏在周围偷看的人，都觉得大有阴风惨惨，冤鬼妖狐即将降临之态，连大气都不敢出。

说也奇怪，忽的一团黑物，迅如疾风，竟向老道扑来！

老道一声疾叱道：“好孽障！尚不屈伏，等待何时！”手中桃木剑一挥，直向那团黑物斩下。

那团黑物精灵之至，忽的一个急旋，已飞到老道身后，伸长爪向老道脖项抓来。

老道疾转身，张口吐出一口法气，带着火光，向那物喷来，这片火光一出口化作碾盘大小，真径有六七尺方圆。

黑物躲避不及，被喷在身上，即刻见一团火光，坠地打个滚，火灭了大半，立即腾起，迅如疾风向远处飞去！

老道一声疾叫：“哪里走！”

像腾云驾雾般的，由台上射出，持剑向那物追去。

那黑物连几踪，已窜出村外，老道随后追到，前面一片黑忽忽的松林，黑物纵到林边，已力不支的坠到地上。由林内走出一个蒙僧，低头看了下黑东西，抬头对老道说：“魔法师！你吃这碗饭，居然敢吃到我的头上了！”

魔法师虽在黑夜，也能看个大概，见来人身体高大，秃顶，浓眉大眼，一笛黄袍，系着红搭所带子，凶恶的很，右手中拿着冰盘大姆指粗的一对钢圈。

老道有绝艺在身，他对蒙僧并不害怕，见真人不说假话，他微微冷笑着说：“这妖狐是你豢养指使的吗？”

蒙僧气壮声宏的说：“是我豢养指使的！今夜你要了它的命，我要你偿命！真乃大胆，竟敢动起我的东西来了！”

老道说：“你豢养妖狐，命它抓取小儿心肝，像这等伤天害理之事，人人得而诛之，你如能知非认错，远回蒙疆，闭关忏悔，山人有好生之德，今夜可放你逃走，应即离开中原，而后仍可作个方外的友人。”

蒙僧也微微冷笑的说：“你那点喷火的功夫，能烧狐狸，可吓不了我，我今夜看你倒有多大有为，进招吧！”

老道的武功本来很好，和黄山居士差不了多少。

他那点画符驱鬼的法术，不过得点皮毛，灵不灵，他自己也不深信，但以他的武功作补助，则多无往不利。

他一振桃木剑，两片桃木落地，露出一柄冷森森宝剑，微微一颤，似一团秋水，径向蒙僧胸间点去。

蒙僧并不躲闪，右手双圈当胸向外斜套刺来的剑，左手向老道一掌微微拍出！这一掌他用了三成力。

老道抽剑躲圈，同时左手也用了五成力迎出一掌。

老道掌风柔，蒙僧掌风刚，二掌风互撞，阴阳相济，八两半斤，掌力消减于无形，没发生效力。

老道以五成功力，想满可以震退敌人，而竟毫没发生效力，他兀自吃惊，虽不知蒙僧用几成功力，但看他轻轻拍出，知是没用多少力量，因此知这蒙僧的功力，非同小可，自己如稍大意，也许栽在他手里。

而蒙僧招数快疾，双圈倏的一分，左手圈的对他剑，右圈上步进身，径向老道的头上打到！

老道看蒙僧身高招疾，用圈套采自己的头，恰到好处。

右手剑被蒙僧左手圈对住，不能回护，他一转身形，旋成一阵清风，驰到敌之侧背，左手二指向敌腰部促精凤尾二穴点去。

蒙僧并未躲闪，老道手指，到蒙僧的身边三四寸处，似有物阴住，不能点进。

他更觉吃惊，知有罡气护体，忙抽指后退，凶蒙僧重大的身躯，早轻灵一转，又猛的一掌，向他拍来。

这掌罡风呼呼，较将才那掌大不相同。

老道不敢怠慢，运足了龙虎掌功，一掌迎去，只听轰的一声，老道抵敌不住，蹬蹬蹬！后退了七八步，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蒙僧跟进两个大步，挥圈直向老道胸前打来！

口中喊道：“我要你给狐狸偿命！”

忽的一条小黑影，由树上飞下！手中棍向钢圈上一点，蒙僧未曾注意，一支钢圈竟被一点一挑，脱手飞出多远。

蒙僧圈被挑飞，也兀自一惊，他已看出，来的是个小孩，手里持着条木棍，虽说自己没注意，但小小年纪，居然能一棍挑飞自己的钢圈，这是自学艺出世以来，六十年间还没有见过的事，他哪知这位正是受了仙传的冬冬。

他虽然一惊，终没把这十二三岁小孩放在眼里，他对着冬冬说：“小孩子，快把圈给我拾回来，饶你一命！”

冬冬嘻嘻一笑说：“老秃头，你跪地下给我磕三个头，我也不能饶你，我非要你给被抓掉心肝的小孩们，偿命不可！”

蒙僧大怒，他一挥掌，比刚才对老道那掌还重，轰的向冬冬打来，他想这一掌，小孩不被击扁，也得被击飞几丈开外，落得寸骨寸伤。

那知忽听小孩一声喊道：“好大的风啊！”身子立即俯倒在地；似一条蛇蝎，沿地向前一窜，一条木棍直向蒙僧的下阴杵来！

蒙僧忙的一闪身，险些被这一棍杵上，吓了一身冷汗，他惊问的说：“你这是什么招法？”

小孩用的绝经里招法，他也不知什么名字，随口嘻笑的说：“这叫：一蛇硬统！”随说随站起了身形。

蒙僧又羞又恼，叱道：“小娃娃！休得胡言，看圈！”右手钢圈，如哪咤出世，猛的向冬冬肩上砸来！

冬冬举棍向上一挑，双手抱棍，用力向外一甩，说：“你的乾坤圈不及我降魔杆！给我撒手吧！”

呼的一缕疾风，这支圈又脱开手，飞出老远！

蒙僧知这小孩来历非凡，他想知道一下小孩是谁？于是他问：“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是何人门下？”

冬冬随口说：“我叫冬冬小绝，乃神仙门下，今日奉神仙法旨，特来送你这凶和尚上西天！”

蒙僧愈怒，但他知普通功夫不是小孩对手，忙运出了“迷狐功。”

这种功力和德楞克的迷鬼功大同小异，施展出来一阵迷雾，能令你神魂颠倒，一切听从蒙僧旨示。

狐狸能听他指使，也是由迷狐功练成的！他这迷狐功较德楞克的迷鬼功，有过之而无不及。

冬冬自吃了绝丹之后，能透视黑云，不哺邪毒。

这点迷狐功能奈何了他！正在蒙僧双掌微扬，二目向他瞪视之际，他奋身一跃，绝剑直向蒙僧的胸前刺来。

蒙僧虽有罡气护身，也有点害怕，他无形中微微一闪，但冬冬绝剑何等快速，早一剑刺中他左胸前。

蒙僧手向空一挥，忍着痛苦说：“快回去报信吧！”眼见树林内射出几十条黑狐的影子，向北驰去！

他手抚胸口，流着血，向地下倒去！

冬冬看蒙僧已不能活了，他看看手中的绝剑真是好剑，连点血都没沾，再看那老道，已由茜茜扶起来，姑姑也站在那里，正得意的看着自己斗蒙僧。

老道幸没被蒙僧一圈打死，他坐着掏出药瓶吃了几粒药，定定神，已能站起行走向楚江秋三人点头感谢。

茜茜说：“老道，我和你在黄山道上曾有一面之识，那个巩老头还承蒙你赐给几道灵符，但却没有效力。

希望你以后别再装神弄鬼的，像今夜这样，你如果被和尚

一圈打死，还落个假老道之名，冤不冤！”

老道红着脸，只好说声谢谢的，徐徐走去！

冬冬提起那只被烧死的狐狸，和楚姑姑三人回到镇里。

朱家老夫妇想留三人多盘桓几日，楚江秋为从速找到仇人，因此，次日即行辞别朱家北上，约定归来后再行盘桓。

三人一路北去，在路上探听辛娘的踪迹，没得到确实消息，看看将近一月，须赶快到北京，赴井川之约。

隆冬天气，大雪纷飞，风刀割面，冬冬茜茜为避人耳目，各穿了一身棉裤袄，手里仍提着那根木棍似的绝剑。

楚江秋棉布包紧头脸，仅露出鼻梁以上和两个眼睛，她们这样装束，不是怕冷，乃为了避人视听。

楚江秋为了急于和井川会面，到北京就先赶到白云观，她看在山门墙的拐角处，画了一个剑形的十字，知井川已先自己来到，心中甚喜。

因井川讲过，他和白云观观主燕北玄真相识，来后可向道长联络，于是她带冬冬茜茜，到观中去拜谒那位老道长，燕北玄真。

白云观位于北京彰仪门外，乃当年邱处机修道之处，为北京名胜之一，每年正月上半月会，善男信女进庙朝香热闹非常，以老人老猪老羊著名。

楚江秋等三人来此，距会期尚远，她们踏雪进庙，当由燕北玄真观主接见，并告知她，井川已于三日前抵此，因有事暂行离去，须待二日后归来相见，问三人有无住地，无住所可代介绍住所。

楚江秋原有落脚之地，乃前门外银顺镖局，但她为避人耳目不愿住在那里，决定住在西山碧云寺下一个荒村中友人的

家里，而辞谢了玄真道长之盛意。

燕北玄真之师叔“白云老人”曾和楚江秋之父楚振远相识，为楚振远之师执，因此玄真道长，携楚江秋到后殿去谒见老人。

老人须发皆白，眉垂目合，坐在禅床上，见楚江秋来拜，始微微睁开二目，问候振远之死并为之可惜。

楚江秋拜罢白云老人，离开时，沿途又见了许多眉垂目合的老人，都坐在禅床上不动，须发已老得由白而变黄。

据说好几位老已在百岁以上，更在沿途的猪羊圈中，看到了许多老羊老猪，都老得皮毛变色，老态龙钟。

楚江秋约定二日后正午，再来此会井川，而离开了庙。

三人出庙，时已过午，满天雪花飞舞，大如团絮，猛烈的向脸上扑打，她们迎着大雪，足踏琼瑶，向西山驰去。

在大雪迷蒙中，隐现的见二个人影对面驰来，身量不高，看样子也像冬冬一般大的小孩子。

眨眼两个人影，已来到近前，冬冬茜茜早看清是在蒙恩堡见过的那两个小乞丐，尹玑、董嘏。

尹玑、董嘏，也看清了冬冬和茜茜，兀的立住身形，尹玑冷笑说：

“真是人生何地不相逢，想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又在这里相会，今天没别的，我们一定要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

冬冬茜茜也立住身形，冬冬微微一笑说：“还是不打的好，你俩是不值一打的！”

两小乞丐勃然大怒，一摆手中青竹杖说：“小子！别吹牛！快过来！看我揍你！”

冬冬茜茜都是小孩的性子，觉得打斗是好玩，早已两条淡影，在瑞雪纷纷中，向尹玑董嘏飞去。

楚江秋知道小孩子的顽性，她并没喝止他俩，只说句：“不可随意伤人！”以观赏的眼光看二人驰去。

嗖！嗖！两条青竹杖带风，向冬冬茜茜当空扫来！

竹杖疾如闪电扫到，想躲哪里能够，但当竹杖扫到时已不见冬冬茜茜在何处？二丐一惊！

但倏即发觉，忙双双回身向后面一棍扫去！

冬冬茜茜前在蒙恩庄曾斗过尹玑煅，知二人的武功程度，此次以绝步迷踪，飞驰到二丐身后，想手到即可点倒二人。

乃竟被二小丐惊觉，双双扫来一棍！

冬冬茜茜也微觉吃惊，知二人武功亦大有进境，但由身形步法，知距自己们尚相差些距离。

本来如用绝剑削去，二竹杖有被削断可能，因并无若何冤仇，不忍得损坏一双专打金钟铁布衫的宝杖。

因此待二小丐竹杖扫到时，只见两条淡影，围竹杖一绕，尹玑煅都同时觉得似有物在杖端点了一下。

在竹杖向下微微一沉之间，看冬冬茜茜已安详的立在对面，冬冬指着二人的竹杖前端说：“踏雪寻梅，各留个梅花，作纪念吧！”

尹玑煅忙各向竹杖前端看去，见这能搞宝刀宝剑的青竹杖前端，都新刻上一个姆指肚大的梅花。

中间的花蕊，似故意点得重了一点。因此才发觉下沉！二人羞恼成怒，小孩脾气，不懂容忍，挥杖又欲动手。

只听一声叫道：“尹玑、煅，住手！”

二人不敢违抗，各停住手中竹杖，早见一条黑影飞到近前，向楚江秋微一拱手说：“楚女侠一向可好？”

楚江秋和冬冬茜茜都认得，正是赤杖丹囊的丐帮长老拓跋

穷生。

楚江秋连忙还礼说：“长老您好！”

拓跋穷生说：“女侠这次远到幽燕，可是为了寻找小妖姬？”

楚江秋微愕！她不知小妖姬是何人？拓跋知江秋不懂，忙解释道：“小妖姬就是化名辛娘的外号，她原名叫陈香。”

“是的！”江秋急的说：“我是特为寻她而来，长老可知道她现在的踪迹？”

“知是知道个大概，她日常落脚在‘真贝子’府中，近日听说她似已回京，但确否在真贝子府中，还不能断定！”

“那样！我可到真贝子府里，去探她在否？”江秋仍在急。

拓跋长老看雪愈大起来，他说：“这里谈话不便，我们可以到前面那个庙里去详谈一下！”

他手遥指在雪花迷蒙中的一座庙宇。

楚江秋知酒卜丐三奇是好人，因此她和冬冬茜茜跟随丐奇直奔向那座古庙，两丐早飞般的先驱驰去。

庙只有一个看庙的，另外住了几个临时避风雪的乞丐。

丐奇拓跋穷生一到，几个乞丐忙把正殿给打扫一下，让出来恭谨的请长老进入大殿，并备好一盆炭火，两条林凳以待客。

丐奇和楚江秋等进殿，看那盆炭火微笑的说：“我们还用得着这个吗？”他又看了看冬冬茜茜转头对二小丐说：

“你二人的武功近日虽有进益，但较这二位小侠还差的多，日后你俩要多向二位小侠求教！”

二小丐唯唯谨遵师命，忙向冬冬茜茜施了一礼说：“过去我二人多有冒犯之处，请小侠原谅！”

冬冬茜茜也赶忙还礼，冬冬说：“不敢当！此后我们要作朋友，多亲多近！”

丐奇拓跋，更看了看青竹杖端的梅花印记，也觉吃惊，想不到两个小孩，竟有登峰造极、出人意外的武功。

几人坐下，谈起真贝子府和辛娘的事，丐奇说：

“如果要探真贝子府，必须特别慎重，因真贝子是前朝王子，和当今皇帝是弟兄，府中能手甚多，必须计划周详，十分审慎，方不至有差错。”

真贝子弟弟“神刀贝勒”和一位护国禅师“宏法”，者住在那里，这二人都是尖顶尖的高手，武功并不在江南武林中最高手之下。

“听说真贝子对小妖姬也满喜欢，如果想对她动手，真贝子一定会帮她的忙，因此最好于人不知鬼不觉之中捉到她，方为上策，不然的话，如果事体扩大，轰动出去，则更要多费手脚！”

丐奇问楚江秋想落脚在那里？

楚江秋说：“想住在西山碧云寺下，一个小村中姓方的家里。”

丐奇问她：“可是，小云霓方沛的家中？”

楚江秋听丐奇也认识方沛，惊叹丐奇的知多识广，她点头应是并提到方沛的妻子“俏孟光荆布裙。”

丐奇说：“这一双夫妇真像是裙布钗荆的隐者，住在那个小茺村中，没人知道她们会有惊人的武艺。”

二人谈了一会儿，楚江秋决定先到方沛那里，相机打探辛娘的消息，拓跋穷生也允为她帮忙，而后可在方沛家中联络，并嘱咐她千万要谨慎，不可冒入贝子府，事缓则圆，仇终是会报到的，而后别开去。

西山碧云寺山下，一个小村西端外，孤伶伶的一个小院落，有几间茅屋，院落虽小倒很整洁。

主人夫妇二人，年龄都在四十左右，以耕种为生，有些旱田，雇了几个长工。

因现是冬令，无活可作，长工们都回家休息，庄院中只剩下两个小童，陪伴主人准备着过新年。

西山被雪埋没了，连着大地长河，变成了一片白。

只是碧云寺的浮屠，和一棵棵的苍松，仍在一层层银雪覆盖之下，露出那金碧玲珑和苍翠，带出胜境名山，不同凡响的气氛。

致于山下那个只有几家人的小村，和村外那座小庄院，早已被大雪罩在里面，远看去，好似几堆雪包。

那一个孤家今日来了贵客，主人夫妇都盛意的招待着，两个小童忙着设酒杀鸡作食，那位将近四十岁的主妇，虽徐娘半老，而风韵犹存，一身裙布侧开幕的装束，脸上却擦胭珠粉，打扮得很俏皮。

她并不是只今天打扮，她每天都是这样打扮，不然怎称得起俏孟光呢！

男主人四十多岁矮小精壮，对人很儒雅，也是一身村农的装束，二人都对今日来客，招待的特别殷勤。

客人当然是数千里迢迢远来的红衣女侠楚江秋和冬冬茜茜，主人自然也是适前提到的小云霓方沛和他的妻子俏孟光荆布裙，一双主人和楚江秋，在金陵万松庄，是曾见过面的，彼此都有深切的认识。

小云霓方沛夫妇，为楚振远之死叹息垂泪，对楚江秋千里寻仇加以赞赏，致于对去真贝子府中探察辛娘的事，方沛倒听得一点新消息，真贝子明日拟定到碧云来降香，在他来降香的途中，或可能得到一点线索也不一定！

楚江秋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真贝子离京，他的亲随一定跟着，对他身伴的人物如何，也许能窥个大概。庄院虽小，肃静雅致，别有一种乡村风味，于是楚江秋等急忙回来，静待明日真贝子的到来。

雪晴了，白日仍是淡的，天还是那样冷，甚至于比昨天大雪的时期还冷，遍地是白雪层冰。

数十骑马，由西直门向西山的道上驰来，天近中午，看看已到西山脚下，在群骑簇拥之间，一身貂皮袍挂翻帽，外罩猩红的斗篷，年约三十余岁，跨下一匹青鬃骏马，那是真贝子，当今乾隆天子的哥哥晋封为明王的弘湛。

这群人驰近一楼阁松林的近旁，见一个小姑娘由桦林里徐徐走来，手持一条短木棍，立在道中，挡住去路。

护卫们一声叫喊说：“躲开！”

小姑娘只微笑的仍站在那里说：“请你禀报王爷，说我要看看你们储中最能为的人，武功如何？”

卫士认为她是胡闹，催开马向她一皮鞭子抽来。

只见小姑娘似开口微微吹了一口气，那鞭子不知如何，鞭梢去转抽在卫士自己的脸上，马也立刻停止不能前进。

卫士怒极，大声喊道：“小强盗，你想路劫！”

他正又要挥鞭，后面王爷的大队人马已到，真贝子向那卫士问：“那小孩是为了什么事？”

卫士忙控背躬身，把小孩子要比武的事禀告。

真贝子微笑的望着小孩说：

“既然想拦路比武，一定有特殊的功夫！小姑娘！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是何人门下？说好了许你比武！”

小姑娘说：

“我叫茜茜，没有师承，受过仙人传授，听说王府中有神力贝勒和护国禅师，我想要比试一下！”

真贝子微微一笑说：

“我先命一位名武师和你比试，如果你能胜得过，再请他二位和你比试，如果你不敌，就没再和二位比试的资格了！”

小姑娘微微冷笑说：“当然！当然！”

真贝子回头对一个瘦小枯干的卫士说：“陆武师！你先试她一试，不可大意！”

那瘦小枯干，两眼泛着神光的陆武师，微微拱背，应个“是”字，跳下马，徐徐的向小姑娘走来。

小姑娘正是茜茜，她由经验及绝经中所载，知这位陆武师的武功一定很好，绝在一般江湖中高手之上。

但她艺高胆大，而且是初出牛犊不怕虎，满没把这位陆武师放在眼里。

陆武师名丁，乃首席卫士，真贝子待以半部下半客卿之礼，因他软硬功夫都致绝顶，除了神力贝勒和护国禅师之外，没人再能胜过他，此次真贝子看小姑娘敢拦路求比武，知非等闲之辈，故第一次即请他出手。

陆武师冷冷的走到茜茜近前说：“小孩子，你想比什么？是拳脚，是软硬功夫，还是用武器？”

茜茜看他的脸色，也冷冷的说：“随你！”

陆武师看小姑娘对他有点轻视，心微不悦说：

“这样吧！我让你拿手中的木棍，打我三下，我不躲，如果你能打倒我，算我输！打不倒算你输，快快给我滚开！”

茜茜听他说，心里暗笑不已，我一棍打不死你才怪！谁管你有金钟罩铁布衫，或一身混元气。